



散文

鍾怡雯

民國五十八年生

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

亂葬的記憶

散文組第二名 鍾怡雯

是因爲期待吧！夜，變得神經質而拖泥帶水，像個不乾脆的敏感傢伙。在迷糊又清醒之間輾轉許久，原本只有蟲鳴的沉靜，突然被一隻雞啼破了。

睜開眼睛，晨曦終於跨進了院子。我喜滋滋的推門，啊！只是，原來只是，簾日的月光。啞啞轉身，不由得埋怨那隻欺騙時間的公雞，再臥躺，已睡意全消。白色的天花板上，那灘暈黃水漬，是隻引頸遠望、也在等待的綿羊。

不久，窗外有腳步聲開始繁殖，家裡也逐漸活絡。先是父親叭噠叭噠走出門，接著是一聲「啣呀！」，門被輕聲掩上，母親尾隨在後，也離開了家。

他們似乎都有天生的節奏，父親是辟哩啪啦的賀歲歌，母親則是搖籃曲，舒緩而輕柔。他們上路不久，一聲高亢的鳥叫，不，是十分接近八哥的口哨聲，狠狠啄動我的神經。

終於來了。

我貓叫三聲，那廂立即會意。關不住的笑意一路伴我繞到天井。井水冷冽，卻澆不滅得意的笑焰。我漱洗一陣，確定爸媽已走遠，隔鄰愛學是非的二婆家裡也靜悄悄的，才推開後門。

一聲吆喝突如其來，嚇得我把塑膠袋摔在地上。蕃薯和蓮霧滾了一地。闖禍的人抱歉傻笑，蹲下去手忙腳亂撿起意外的差錯。我決定「修理」這個「鳥人」。

「喂！我不去了。」向來不肯喊他的名字，叫了太正式，就顯得生疏、有距離。

果然，這招比擱他一巴掌還有效，他結結巴巴，愣愣的吐不出半個字核兒，薄而強的唇是無法張口的蚌。我大笑，他立刻舒了口氣，提起塑膠袋往我家柴房後面的香蕉林走去，牽出半鏽的腳踏車。

香蕉正在辦喜事，每個垂著的花苞都鼓得又紅又實；兩叢甘蔗也長得又粗又長，潤黃的色澤正炫耀它的甜度；蕃薯的澱粉在膨脹，空氣裡泛著收穫的甜香。

「坐穩了？」

「嗯！」剛說完，晨風馬上不安份的來抓我的頭髮，搔動他的衣襟。就在這樣一個微涼的早晨，我初次經驗一種從未有過的氣息——那原始的單純，它牢牢嵌進了我的記憶，此後我尋覓一生，卻從未再現的震撼。

十五歲屬於尷尬的年紀，成人的國度還跨不過去，小孩的樂園拒收超齡的學童。他用力踩動腳踏車而蒸出的汗味，混著泥土、青草、牛糞和露水，調拌出令人微微顫悚的氣息，陌生的，似乎曾在父親身上出現，但又異於那種濃烈、強悍，近乎力的野蠻。他的，毋寧更契近細雨的溫潤，淡淡的，就像空氣裡的草香。

這般奇異的氣息，如一股內爆的力量，不斷膨脹、擠壓。終於，它撐裂了包裹童年的稚嫩殘繭。毛蟲悄悄地長出彩翼，完成蝴蝶的蛻變。

雲薄薄地貼在天上，天空是沉默的藍。我沒有說什麼，他也沒有。只剩小徑和輪子的碎語、風悠長的尾韻。有些緊張，好像偷窺了宇宙深藏的秘密。

他忽然打個驚天動地的噴嚏。車子搖晃，走了小小的S字形。「你冷？」「不！」堅決的否定，頭向上略仰，露出衣領上的一截脖子呈蛋糕色的脆褐。

「我們究竟去那？」車子已經騎出熟悉的景物，綿延高聳的喬木不時滾落不聽話的露珠，在我頭頂、鼻尖，留下尖銳短暫的冰涼。

礦湖再去就是亂葬崗！窮得連墓都修不起的孤魂野鬼就在那裡比鄰而眠。那是母親的禁地，她固執地認為世界二分，陰界自成完整的秩序，陽界的生人必須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鐵律。

「去看我妹妹。她睡在那裡快七年了。」妹妹？我打個寒噤。剎時草木都化成鬼眼無數，冷冷打量兩個半大不小的入侵者。

車子很快來到荒涼的墳地。滿山的鳥鳴悠悠，彷彿永不停歇的安魂曲。所有隆起的土墳都一個模樣。沒有墓碑，只有歪斜的木牌位零亂散置。死去的人再也不需要名字，那不過是活著的人別同異的標記。

他彎下身，除去鮮嫩的野草，細說沉甸甸的往事。語調卻平緩得令人害怕。我微微暈眩，不知是因為白花花、遊移的光影，抑或貧乏的睡眠。腦海不斷出現一幕無聲的畫面：單薄而倔強的少年正奮力掘地，一下又一下，企圖挖通生死的那扇門，任由雨水在身上蛇行、嚙咬。一切旁白都失去了意義。

一聲仇恨的詛咒閃電掩及：「真希望下面理的是老鬼。」他灼灼的眼神如負傷的豹子。再沒有一種憎恨比期望生父的死亡來得更激烈、入骨，而令人戰慄了。

深呼一口氣，他環顧四周，突然指著右前方：「看！」竟是猴子！小猴掛在大猴胸前，享受日光浴裏的天倫之樂。大猴靈活而警覺的目光不時瞄過來。樹葉騷動，又一隻棕色的長臂傢伙盪過兩棵樹，悠閒的坐在枝幹上，好整以暇的打量兩個不速之客，任憑樹枝上下搖晃而無動於衷。

他說猴子比人善良、安全。對於人類頻繁的打擾，只有善意的的好奇。在可靠的距離之外，各安其所。我明白他在感慨同一屋簷下的父子，竟比陌路更不如。

他口中的「老鬼」在我的記憶中，總是搖擺著豬公規模的身軀，在路上大聲吆喝，無視於人來人往，以及無數鄙夷的眼神。去年的年夜飯，談興正濃的父親夾起豬大腸，戲謔的說：「你們看酒鬼的大肚子能裝得下多少腸子？嘿！恐怕比五串豬腸還長吧！」

大家笑作一團，我卻食不知味。勉強扒完飯，連過年的心情都冰釋，匆匆回房。只有酒鬼父親的「家」，是如何過完一個又一個冷清的年啊？

「家」是他背後潛藏的毒蛇，我永遠也不會瞭解他的複雜心事，對於突然冒出來的「妹妹」，我的訝異甚於意外，甚至，有些嫉妒。死亡似乎並不可怕，也不等於消滅，悲苦之中竟透著淒美吧！

他望著我，誤解了我的沉默。

「妳害怕？那以後再不帶妳來了。」回程的路變得遙遠而漫長。悶熱的風從四面八方掃過。鈍重的腦子像團鉛。到家後才發現，蓮霧和蕃薯留在墳地，全都祭了孤魂的肚腸。我口燥舌乾，直把水灌得肚子咕咕抗議。

一連數日，我陷入半恍惚的精神狀態。這世界蘊藏太多神秘，而神秘，並不盡然美麗。然而，日子仍舊得平常而紮實的過。父母親上午到自己的菜園幹活，下午就去村長的花生田裡幫忙，總要天黑才帶著一身汗酸和空飯盒回家。時間就是金錢，這是種地人的生活哲學，誰不是在和白晝角力，搶在太陽下山之前多做點事？

正逢芥菜生產過量，醃酸菜的活兒就落在我的身上。十幾二十公斤重的芥菜攤在地上，洗淨、濾乾、密封入沸騰再冷卻的鹽水中。這些事做起来費時又費力，不若摘芒果、醃芒果有趣。

核心尚軟的小芒果有本事把人酸得鼻子眼睛全都擠在一起。然而那股青澀的鮮酸卻有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吸引力。他又愛又怕，我總是塞兩顆在他的書包。就只兩顆，絕不心軟。母親叮囑再三：食多傷胃。

芒果壓得樹枝低垂時，他會在閨寂的下午出現。身上還是來不及換下的校服。我總愛調侃他炫耀自己是鎮上最好的高中裡的高材生。他一急，講話就結巴，期期艾艾一句話要說得汗流。那兩件繡著校徽的白上衣，都印有芒果汁的污漬。抱歉的話始終擱淺在心裡，最後便慢慢風乾了。

他在芒果樹上的敏捷一如猴子。年紀比我還大的芒果樹，有著中年人粗壯的身軀，有些枝幹還纏滿金線蕨。他抱著枝幹猛搖一陣，果落如雨，墜在柔軟的草地上，有些滾到草叢間的，幾天後發現時，一粒粒趴著，早已「睡軟」、發黃，失去鮮脆了。

有時候，趁他專心一致的搖芒果，我入屋悄悄翻他的作文簿，想扒出一些他心事的蛛絲馬跡。可惜清一色硬梆梆的

議論文，吸引人的倒是他活蹦亂跳的字體。每一個字都關不住，總有一撇在格子外撒野。

芒果堆進倉庫後，趁黃昏未降，他載我到廢礦湖邊。自從吳嬌發瘋投湖後，這裡便杳無人跡。魚苗多如青草，他從不曾空手。我家池塘裡的兩尾泥鰍，就是他送來的。泥鰍聽到人聲不但不躲，還會游上來吐口水、討食物。

湖邊開滿雪白的茅花。空氣裡若有若無的絨毛逗得鼻子微癢，直想痛快打個噴嚏。午睡的牽牛花被吵醒，氣得拿長長的爬藤絆了我一跤。膝蓋正好跪在石尖上，血流汨汨。沒有椎心的疼痛，血在進行一場壯烈的演出，劇情該落幕時，自然就止住。結果魚沒釣成，卻收獲了一枚花狀疤痕。

年底的雨季來臨，長命的哀號不停，時而轉為委屈的低泣。連穿在身上的衣服都可以任意擠出一灘水。爸爸坐立不安，雨勢一小，帶了幹活的傢伙就要出門，卻老是半途折返。他仍然閒不住，又開始翻箱倒篋，拼命找事磨時間。家裡每一把刀都磨得亮出寒光。

爸媽都在，他不會來。

有一晚狗吠之後，依稀有腳踏車馳過，隨即被敲窗的夜雨吞沒。自從經過那陣氣息的洗禮，一種陌生的情感悄悄萌芽，帶著些許焦躁、不安。這樣的事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、也不好意思開口找人傾訴。鬱悶中我想到慈眉善目的觀音娘娘。頃刻又覺得自己十分可笑，向來對母親花錢奉神燒香不以為然，當自己面臨疑難，卻落入同樣的窠臼。

結果我半途而返。雨後的泥路難行，每一步都和濕土糾纏不清。天開了，陽光懨懨，充滿有氣無力的病態。父親一大早就火燒火燎地下田，比出遠門還興奮。

中午時分，蒼穹突然拉高了許多，晶瑩的寶藍色如一面升空的湖水。我摸摸結痂的膝蓋，想起纏綿逶迤的牽牛花。她們不牽牛，只牽心。

窗外滿地暗紅的芒果花，甘蔗東倒西歪。撕去腐黃潮濕的葉片，連日大雨，只怕甜度要打折扣了。瞎摸一陣，仍舊覺得一顆心懸在半空，飼過雞，我竟決意去尋他。

我幾次踏出家門，內心激戰。終於按捺下來。

爸媽邁著積了厚厚一層泥巴的鞋子回來，剛入門檻，顧不得附在小腿上血吸得肥飽的水蛭，大驚小怪喊：「哎呀！酒鬼落湖，翹掉啦！」

我一下反應不過來，腦子一片空白。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，蹦的跳出一個問號：他怎麼辦？

怎麼辦？沒有人會關心這個問題。大家針對主角大發議論。一群鄰居七嘴八舌地討論致死的種種可能。我因在漆黑的房間裡，對好事者無用的多餘假設憤懣不已：去問死人，他會爬起來滿足你們的熱情盛意！繼而一陣寒意涼透全身的神經：他的詛咒應驗了。那面細絹一般的湖水，又即將為亂葬崗邀來一縷新魂。

窗外白色的月光投下慘淡的光芒。大自然平靜如故，人事卻已幾度新涼。原來冥冥中，大化已佈好了棋局，我們不過是袖掌握中的棋子而已！

更讓我措手不及的，是驟然的別離。我早該預料到，卻始終逃避的結局。

他更瘦了，連聲音也乾刺一張脆薄的紙，一戳就會破。我不斷提醒自己，只要一雙聆聽的耳朵，千萬不要觸動任何感傷的情緒。

他先是用還算平和的語氣敘述此後去處，轉學的手續已辦妥，寄宿的親戚環境還不錯……。「以後不能幫妳採芒果了。」聲調低了下去。

我一動，說到要害了。

「這個給妳。」是一袋圓石，「十五個，妳快過生日了。」

我抬起頭，僅僅一瞥，四目相接，卻從彼此的眼神讀出心裡的秘密和年少的執拗，以及掙扎。兩人都沉默，該說的，都交給十五顆乾淨的圓石。

他背過身去。跨上腳踏車。略遲疑。回頭。揮一揮手，慢慢的消失在路的拐彎口……。

我想起湖畔的牽牛花。她的小碗裡，一定盛滿昨夜未乾的雨水。